

外国文学名著及续篇丛书



三小姐

《理智与情感》续集

The Third Sister

[美] 朱丽娅·巴雷特著

吴洪筱章译

外国文学名著及续篇丛书

三小姐

《理智与情感》续集

[美] 朱丽娅·巴雷特著

吴 洪 筱 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ulia Barrett
THE THIRD SISTER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The Third Sister by Donald I. Fine Books. Copyright ©1996
by Julia Braun Kessl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in association wit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三 小 姐
——《理智与情感》续集
〔美〕朱丽娅·巴雷特 著
吴洪 筱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电脑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43,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 80,000 册

ISBN7-5327-1926-X/I·1157

定价:8.50 元

“另一个妹妹玛格丽特，是个性情愉快，心肠也好的姑娘；不过她虽深受玛丽安浪漫情绪的影响，却没有她那样的见识；十三岁了，还看不出长大后是否有希望能比得上两位姐姐。”

（第一章）

“达什伍德太太很慎重，仍旧住在巴登别墅，不想搬到德拉福庄园去……玛丽安虽然离开了他们，玛格丽特却已到了非常适合跳舞的年龄，而且找个情人也并非不合格的了。”

（第五十章）

——引自简·奥斯丁，《理智与情感》

1816
70

第一部

第一章

遗憾是第三个女儿的命数。尽管多数人觉得，一个完美家庭的第一个孩子最好是男孩，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生命，即使是个女孩，也完全能弥补那份因不合时宜的性别选择而带来的不足的。第二个女孩的出世也许不能再指望那么受欢迎了；然而，在一个溺爱孩子的家庭里，她——同时能得到母亲和姐姐的双份宠爱和关心——会感到自己的地位甚至比姐姐更优越。不过，要是有一位粗率的小姐受了这份家庭亲情的诱惑，决定紧跟在两个姐姐后面来到世上的话，那她就要遗憾了。

这就是德文郡巴登别墅的玛格丽特·达什伍德做出的鲁莽事；而这一最初的轻率竟让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小时候一直受到姐姐们的冷落，不仅如此——哦，多么的不公平——连缪斯^①也忽视了她（一位真正的文学巨匠当时正步入文坛，她塑造了所有这些人物）。她只配做个旁观者，无精打采、百无聊赖地看着两个姐姐不断地被塑造来塑造去，看着她们失去又找回爱情——而与此同时，那位巨匠对可怜的玛格丽特却连招呼也没打一个。

那阵子，她身不由己地看着她那个理智的姐姐埃莉诺婚前是怎样遭受磨难，怎样因压抑自己而加深这份痛苦的。紧接着她又看到了家庭中感情更为丰富的二姐玛丽安是如何对一个轻浮的无赖约翰·威洛比动了心，然后又被他无情抛弃的。玛格丽特只知道她可爱的二姐差点死于一场大病，康复后她嫁给了一个年龄几乎比她大一倍，而且习惯穿法兰绒背心的男人。

她人在长大，耳闻目睹了恣意的情感，冲动的忏悔，失望以及痛苦，

它们常常是与玛丽安的喜怒哀乐连在一起的——而那位二姐尽管受浪漫情绪的影响要深得多，又不见得（即使不说完全没有）识得其中滋味，因而按说是应该知之更切的，可她却对妹妹不屑一顾——因此，像前篇中讲述的那样，要是达什伍德家的这位小妹妹成了一个毫无主见的可怜虫的话，那是不足为怪的。^②

但事实正相反，当她长到十七岁时，我们的玛格丽特·达什伍德就向人们证明了：即使守护神或先知有时也会做出过于匆忙的判断。只要细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玛格丽特有着许多与众不同的长处。她判断准确，思维也很敏捷。她和许多人一样阅读广泛，但要比他们都理解得深刻；而她在增长知识的同时，并没有失去天性中的天真和可爱。不管她的话有没有分量，她的生活追求被不被人重视；她那同样完美的心灵和情感足以使她有资格成为我们的女主人公。

还没有人在这个小姑娘的身上发现这样的潜能。只有她父亲看到了，她至今仍在为三年前失去了父亲而难过。和那些到头来发现他们娶的是一些头脑平庸的女人的小绅士们不同，苏塞克斯郡诺兰庄园的亨利·达什伍德受益的并不是达什伍德太太的才智，他是靠着她那副天生的热心肠和活泼的性格才拥有一个快乐家庭的。他对每一个宝贝女儿都倾注着无限的盛情，或许对他的第一个孩子，即她们同父异母的哥哥约翰更是宠爱有加；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有在年幼的玛格丽特身上他才真正找到了他后半生的寄托。

唯有玛格丽特秉承了他和他妻子身上的优点；她既没有埃莉诺性格中的矜持，也不像玛丽安那么过于开放。当她从婴儿长大成一个姑娘时，父亲更是发现她身上有一种其他家庭成员所缺少的品质——那就是机智，再加上她的能言善辩，就越发使她显得机敏过人了。她说起话来柔柔的，但声音里含着笑意。随着年岁的增长，她似乎对身边这些人性格上的缺点更有所认识了，对他们的评价也更全面了。父亲期待着有那么一天，等玛格丽特长大成人后，他们的生活中能增添几分轻松

① 希腊神话中司文艺和科学的女神。此处指《理智与情感》的作者简·奥斯丁。

② 指《理智与情感》中的描述。

的快乐；虽然他现在过得非常美满，但他总觉得生活中始终缺少这种气氛。但令父女俩遗憾的是，他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天。

在玛格丽特还很年幼时，她就尝到了失去父亲的痛苦；接踵而来的又是一连串的变故，这些变故虽然不像父亲去世那样创巨痛深，但它们仍痛苦地折磨着她。虽然达什伍德先生为他家庭的未来殚思竭虑，可他毕竟无力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他一生中大部分的家业都是他的一个叔伯恩赐的，那是一个有身份的古怪老头。从小，大人们就要求玛格丽特和她的两个姐姐对他言听计从，要她们迁就他的种种怪癖。白天他要休息，姐妹们就必须保持安静；到了晚上，如果他不开口，就是再黑也是不准点上蜡烛的。达什伍德家的每个孩子——尤其是玛格丽特——既是为她们父亲着想，同时也出自她们心底的善良，在他风烛残年之时始终尽可能地和他好好相处。

但她们的奉献得到的又是什么回报呢？虽然这位老绅士一直心安理得地受着姐妹们的照料，但只有当她们的兄长约翰·达什伍德长成人并拥有了自己的家产出现在诺兰庄园时，他们这位叔公这才精神一振，好像活得有劲头了。

和他的妹妹们相比，约翰·达什伍德有着双重的优越性：一是他的性别；同时，他的沉默寡言也可以使他做到眼不见为净。自从第一次来访以后，他就不常来诺兰庄园了，即使来他也很少开口。就凭这点能耐，他受到的裨益要远胜于其他家庭成员付出爱心后所得到的回报。

几年以后，达什伍德的优越性更明显了，他先是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然后又有了儿子，于是，老头将他全部的感情——临死前，连同他大部分的财产——一起给了他。

于是，在亨利·达什伍德过早地去世后（这发生在老绅士故世后不久），家庭的兴盛就全靠她们这位兄长的仁慈心肠了。然而对这份义务，这位年轻人履行得十分勉强；于是没过多久，达什伍德太太和她的女儿们就几乎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不得不离开她们所熟悉的住宅和土地，流落到了德文郡的一幢别墅里。

以前曾交代过，埃莉诺和玛丽安终于战胜了挑战，找到了她们自己的生活 and 美满的婚姻。这样一来，达什伍德太太和玛格丽特的经济状

况便有了改善；但这一改善是以更加孤独为代价的。因为，姐姐们离去以后，母亲就更加需要三女儿陪伴在她的身边；于是即便玛格丽特想去拜访两个生活富足的姐姐——她们确实十分慷慨地邀请她去——这种造访也不是被推迟，就是被缩短。母女俩大部分时间都孤独地呆在巴登别墅。

她们尝到了寂寞的痛苦，却没有因独处而享受到那份清闲。离巴登别墅不到半英里就是巴登庄园，那是达什伍德太太的亲戚约翰爵士和米德尔顿夫人的府邸。约翰爵士心地善良的程度，跟他的缺乏鉴赏力不相上下，他近乎执拗地要对孤独冷清的母女俩表现他的热情好客；而他那位好太太生性冷漠，后天的教养也没能改变这一点——除了自己的一点兴趣爱好外，她很明智地从不干涉丈夫的事情——于是，许多个夜晚母女俩都是在巴登庄园度过的。

达什伍德太太依然醉心于社交活动，而且是巴登庄园的常客，总是饶有兴致地去参加此类聚会。但玛格丽特就没有这份雅兴了。她熟悉了那些乡村人家以后，便知道这种聚会会令人感到无聊的，甚至还会暴露出那些人思想的平庸。但为了安慰母亲，她仍装出快活的样子；但她知道在巴登庄园是找不到她所期望的社交圈和高雅举止的。

幸好，约翰爵士丝毫没有察觉到玛格丽特的无精打彩。他很珍惜她给他带来的那份乐趣，而且一直在关心着她。他甚至还在替他这位小外甥女计划将来呢。他向来乐于为这个圈子里的年轻人牵线搭桥。在达什伍德家两姐妹的婚姻上，他自以为有他的一份功劳，尽管——实事求是地说——他并没有插手她们的婚事；反正，在这种得意心态的激发下，他打定主意也要为达什伍德家最小的女儿尽到同样的职责。不管她喜欢不喜欢，他要看到她幸福。

好心的爵士没有意识到这个任务的艰难性。姐姐玛丽安在威洛比手里的遭遇深深影响着玛格丽特，这一阴影在短期内是无法消除的。

米德尔顿夫人从这位年轻客人身上获得的满足并不亚于她的丈夫，只是这种满足带有更多的利害关系。他希望能为她提供一份丰厚的婚姻财富；而她则在玛格丽特身上发现了一种更实惠的价值：那就是调教她那几个孩子的能力，而这一点对她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当年露西·斯蒂尔和她姐姐来巴登庄园作客时，对夫人膝下的几个心肝宝贝称赞不已，这已经是三年多以前的事了。这三年里，几个孩子无论在体格上还是性格上都在毫无约束地发展，而且到了几乎是疯狂的地步，就连他们的母亲也注意到了。但感情冷漠的米德尔顿夫人根本不想去管教她的四个小宝贝。但她偶尔也不得不花些时间和她的小天使们作伴；所以，当一脸稚气的达什伍德小姐竟能用她不乏严厉的语气和目光使他们变乖时，这位夫人不由得要对她另眼相看了。

这样一来，玛格丽特常常被当成了孩子的保姆。由于人人都觉得这份差事她干最合适，她那个境况不佳的母亲这么看，两个远嫁在外的姐姐也这么看，于是各方面的利益就此安排得妥妥帖帖——即使玛格丽特本人那点微不足道的利益并未包括在内。

不过，米德尔顿夫人这些年来养儿育女的经验使她感到有必要传授给这个新手一些合理的管教方法。

“亲爱的达什伍德小姐，”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她一踏进屋子便说道，“我要提醒你，孩子和我们大人是不同的。你不能过于苛刻地要求他们不吵不闹。约翰推搡威廉只是出于兄弟间的亲昵。我不止一次地告诫过你，孩子的活泼好动是一种优点，但它很脆弱，很容易受到伤害。你看，威廉不是自己站起来了吗？瞧他有多活泼！好了，继续讲你的故事吧，请大声些，好让我们大家都听见，这会儿安娜玛丽亚又是蹦又是跳，真够吵的。不过她会乖乖地听的，对吗？她的小妹妹玛丽好像睡着了。看见躺在你怀里的小宝贝，做母亲的别提有多高兴了，她才六岁！”她叹了口气说，“你能从小家伙们身上获得那么多乐趣，又没有一点负担，真叫人羡慕。唉，亲爱的，你只有自己当上了母亲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份福气。”

抱着孩子的玛格丽特一定对母性的这种神秘天赋感到不可理解：它竟能像她故事里的魔仆的符咒一样把出自自爱和冷漠的无私变成了明智的训音。

“瞧你们一起待在这儿有多可爱，”刚从埃克塞特的猎犬市场回来的约翰爵士冲着她们喊道；他刚忍受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寂寞，此刻一看见客人便立刻来了精神。“我敢说，玛格丽特小姐，”拥抱了孩子和妻子

以后他把目光停留在了玛格丽特的脸上，“你确实越长越漂亮了。我和你母亲，亲爱的，”他转向米德尔顿夫人说，“今天早上还在说她长得有多俊呢。这倒使我们想起了一件事，”他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我们应该请一个年轻人来巴登庄园作客。一个很棒的小伙子，我们以前怎么会没想到他。他只是有点沉默寡言，但不碍事的，他一开口可句句都没的挑剔。再说，他长得挺有男子气概，有时候待人也挺和蔼；他在林肯郡还有一个挺不错的马厩呢。最后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考虑到年轻的女士都喜欢留点悬念——他的名字是以字母P打头的。他星期六到。”

玛格丽特坐在那儿，脸一红，窘得有点不知所措。

毫无顾忌的米德尔顿夫人瞧了丈夫一眼说，“行了，亲爱的，达什伍德小姐和花花公子有什么瓜葛？姑娘，别去理会约翰爵士和我母亲的胡言乱语。他们这是在哄你，什么婚嫁、财产、舞会礼服和新的帽子，好像要什么就能有什么；我可不会帮着他们来取笑你。这种交易苦涩的一面，是只有我才知道的。瞧你现在多么无忧无虑，和我们一家相处在一起，和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作伴，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我能保证，亲爱的达什伍德小姐，”她尽量压低嗓音关心地说，“等这个年轻人一来，我们一起留意不让他骚扰你。你最好穿那我给你的绿绸衫，它和你的肤色不很相配。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星期五晚上千万别睡得太好；还有，当着他的面绝对不能露出笑容来。等着瞧吧，他很快会回他的林肯郡的，我们又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只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份快乐了。”

“夫人对我真是太关心了，”玛格丽特笑着说，她一想起米德尔顿夫人出的主意就觉得好笑。“我相信，为了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目的，你那件绿绸衫肯定能派上用场的。”

夫人满意地点点头，但玛格丽特却在犯嘀咕，不知道哪一种安排会更令人索然寡味：是和夫人相处下去呢，还是和她丈夫挑选来的人作伴。最后她只能聊以自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是哪一种选择，都会同样使她感到头痛。但她后来又深切地感到，自己的生活环境的确无法给她多少选择的余地，光凭这一点就足以使她富有哲理的灵魂受到磨难了。

玛格丽特对自己的命运一筹莫展。

第二章

这些年来比较幸运的还是达什伍德家的大女儿埃莉诺。事实证明，她的婚嫁以及离开巴登别墅都是极有裨益的。但尽管如此，她也尝到了失落的痛苦，她失去了与性格开朗的母亲说说悄悄话的那份乐趣，也无法再和她最亲近的妹妹玛丽安整天相伴在一起了，以至于玛丽安很久以后还像掉了魂似的做不成任何事。离家后，埃莉诺自然也无暇顾及小妹妹玛格丽特身上的那些闪光点了。

这确实是一种无情的剥夺。但真要说起来，就连埃莉诺也不得不承认，丈夫忠实体贴的陪伴足以弥合她心灵上的任何创伤。确实，昔日的这位达什伍德小姐只有在结婚以后才发现了自身的价值。

自从她们亲爱的父亲死后，埃莉诺就挑起了家庭这副重担。是她——这位敏感而又理智的大女儿——劝止了身边亲人的仓促行事，是她的克制和耐心，缓解了她们的轻率和莽撞。毫无疑问，在那些年里她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时至今日，她母亲和妹妹还在念叨着她的好处，要不是埃莉诺坚毅的自制力，她们不知会落到怎样一个地步。然而，为了这副担子，埃莉诺的眉头始终锁得紧紧的，她谨慎的性格里又多出了几分焦虑。这位矜持的埃莉诺确实为她的明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是她和爱德华·费勒斯的婚姻使埃莉诺得到了解脱。为她带来新的生活追求和生活天地的不正是她丈夫吗？他们之间有着一种轻松的依存关系，互相依赖着对方；尤其是埃莉诺，她发现靠在丈夫的肩上是那样的踏实，她为获得解脱而感到庆幸，而且有生以来第一次，她觉得可以无拘无束地去编织自己的理想世界了。

这对年轻人在多塞特郡的德拉福庄园安顿了下来，这住所是由达什伍德家的老朋友，也就是如今玛丽安的丈夫布兰顿上校向他们提供的；那时他还没有带着自己的新娘回到德拉福庄园。虽然米德尔顿夫

人的母亲詹宁斯太太早就预见到他们选择这样的生活会很清苦，而且这一预言并非是在夸大其词，但这对年轻人深深地沉浸在结合的喜悦之中，任何东西都不能影响他们完美的幸福。

无论是埃莉诺还是爱德华都没有理由对现状感到不满。对费勒斯先生来说，只要有妻子的陪伴他就心满意足了，收入的减少则是无足轻重的。他性格中的纯朴，他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他对牧师职业的热爱，尤其是他幸运地摆脱了先前那场近乎灾难的感情纠葛，这一切都日益给他的生活增添力量和信心。他觉得自己真是个幸运的人。

如今，多塞特的德拉福牧师寓所成了他们的家。布兰顿上校当初曾说过，这间住所只适合于单身汉住，然而它现在那么和谐地满足了他们简单的生活需求，这是上校所没有想到的。经过一番小小的修葺，再加上埃莉诺灵巧的布置，这间住所即使称不上豪华，也显得十分的舒适和讲究。它坐落在教堂的街对面，是一幢白色墙面、尖顶、有着巨大烟囱的楼房，不挂窗帘的宽敞的窗户挽留暮日的余辉。门廊的周围垂挂着杜鹃花和铁线莲，远处有一道砖墙把屋前的花园同菜园隔了开来；目光越过不很平整的草坪，能看到一棵青翠、古老的雪松。

虽然谈不上华丽，但望出去一切都是那么的谐和宜人，处处体现着自然的美，就连野草也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生存权力，在花木那极为艳丽的色彩中同样显得生机盎然。

埃莉诺和爱德华还可以常见到母亲和玛格丽特，他们偶尔也热情欢迎其他的朋友来家里作客。上帝赐予了他们丰盛的食物，因为他们的菜园适宜于一切优良植物的生长。除了自然对他们的慷慨馈赠外，费勒斯先生还勤谨地照管着教区牧师享有的那块田地；那群养得肥肥壮壮的牛羊足以为家庭提供上好的生活条件。

他们那份微薄的收入并没有影响他们款待星期天从边远农场前来作礼拜的那些教区的教徒。任何人在回家前都可以和费勒斯先生和他的妻子一起围坐在牧师寓所的餐桌旁，喝着热的肉汤，聊上一会儿，而这时通常都能见到教堂司事巴克先生在场。这样的接触使得费勒斯先生对他教区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我说，费勒斯先生，”在一次这样的场合里，一个农夫的妻子布莱

斯太太对他说，“哈达姆这孩子这么无法无天，你难道就这么轻易地算了？”

“无法无天？”爱德华问，“哈达姆在我眼里可是个很有礼貌、生性活泼的小伙子。”

“说正经的，牧师，”她回答说，“那孩子为什么就是老毛病不改？在教堂里唱赞歌时老走调，嗓门还那么响。这种闹剧会给我们这地方带来坏名声的！”

“好心的布莱斯太太，”爱德华说，“有时候你不必太当真。詹姆斯还小，免不了想闹着玩。也许他是唱得太起劲，有点出了格。何必非要去管束他旺盛的精力呢？”

当了四十年堂区俗人执事的巴克先生可受不了这份不多见的恻隐之心，他觉得应该挺身而出维护正统的礼仪。

“教堂是作礼拜的场所，”他大声说，“不是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地方。不过，”他意味深长地朝牧师看了一眼，“也许我们新来的牧师出身高贵，不愿为了处治教民这样的区区小事而费神吧？”

这番话刺痛了爱德华。在多塞特郡，有不少像他一样门第高贵的人把当牧师看作是一条省心的途径，可以不再为选择职业而烦恼了。他们知道牧师的俸薪是极其微薄的，而这也正好表明了这些喜欢悠闲的年轻人的真正意图——想轻松地找到一条使自己受别人尊敬的途径。确实有不少人抵御不了这种诱惑。可爱德华往往遗憾地发现，这样的人后来在他们的教区里还是难得见到的。

就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爱德华就认识到了对宗教漠不关心的后果。他亲眼看见一些善良纯朴的德文郡人平时对宗教毫无热情，甚至星期天上午也很少去教堂。众多的家庭对国教不屑一顾，倒是对于浮夸的新教感兴趣，爱德华看到这种变化非常痛心。

在那些年月里，在他面对来自家庭的反对感到困惑无援，孤身一人奋斗的时候，就已经仔细思索过自己的前途，决心忠贞不渝地为他教区的教徒履行好他的职责。

但他此刻还是先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后才继续这场谈话。当他开口时，语气是很轻松的。

“你或许把我看成是那种喜欢玩乐的牧师，”他说，“那种对寻欢作乐的虔诚远远胜过布道传教的牧师了吧？我至今还记得当学生那会儿就见到过这样一个人。这位狄克逊先生，是莫德贝里的牧师——胖胖的，很壮实，也很开朗。他通宵达旦地作乐，赌技和舞艺都不比任何人差。我常常在早上遇见他，不是去打猎就是去垂钓，他整天想的就是消遣作乐。我特别记得有一天，”他笑了笑说，“这位牧师大人不得不推迟一次洗礼仪式。‘别急，亲爱的夫人，’我听见他在劝说婴儿的母亲，‘这会儿洗礼盆里都是星期天用的钓饵鱼，没法给孩子洗礼哩。’”

费勒斯夫人被这个笑话逗乐了，但巴克先生忧郁地摇摇头，他绷着脸。

“请原谅我的轻浮，先生，”见老人一脸的不自在，爱德华说，“我觉得你恐怕是把我看成库柏^①所指责的那种教徒了，他们‘道德堕落，举止傲慢，谈吐轻浮，又贪婪挥霍’。但你可以放心，我和他一样，要祈祷的正是让基督信仰不受到这类教徒的亵渎。”

对这位年轻的牧师来说幸运的是，他和其它教民们的沟通要远比这样的谈话来得愉快。那是在他去教区办事的那些日子里他同别人的交流。他随和地同商人聊天，和农民一起走在农田里，在庄园主的府邸认出那些作礼拜的会众；他总是倾听他们的不幸遭遇，设法消除他们之间的不和。他直率的言行和亲切的幽默感很快为他赢得了人们的信任，没多久他便为德拉福教区带回了它所需要的秩序和礼教。

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重新煽起了他的教徒心中那份对一切他认为是符合国教传统的美好事物的热忱。而他在这个努力中最有效的乐善好施的手段便是仁爱这一常常被忽视的基督美德。在爱德华·费勒斯身上是看不到心胸狭隘和严厉刻板的。他对事情的判断总是既精准又敏锐。他同周围的人从未发生过齟齬。如果说他的布道缺少福音派新教的激情和狂热的话，这位新牧师却以他的智慧、仁慈和开朗赢得了他的教区居民们的敬爱。

当然，和其它教区一样，他所在的教区也不是没有麻烦的，尽管爱

^① 指十八世纪英国诗人威廉·库柏。他父亲也是牧师。

德华在来到德拉福的短短时间里就取得了成功，但每天还是给这位年轻人带来新的烦恼。

“不会的吧，”一天晚上，埃莉诺拥抱了疲惫的丈夫后笑着说，“我们教堂的乐师又给你添乱子了？”

可怜的爱德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没想到会这样，”他说，“他们根本听不进一句相劝的话。拉塞尔和菲尔波茨吵了嘴：巴松管手不能、也不愿意迁就长笛手。那天他俩差点在厢席里动起手来。哪还像是乐师？简直就是鱼贩子！”

他沉默下来。他能调停许多的纷争，但碰到这样控制不住的火爆脾气，而且当事者还是两个醉心崇高的音乐艺术的人，这就叫他说什么好了。

看到丈夫有反常态的尴尬劲，埃莉诺乐得直想笑；但她注意到了他极其低落的情绪，她忍住了。她默默地坐在那里考虑着自己的一个小计划。

“艺术家，”她说。“十有八九是这种性格，这话一点没错，亲爱的费勒斯先生。他们的脾性和我们不一样。你无法硬要他们听你的。但我们星期天仍需要音乐。我倒有个主意，即使无法使他们对言听计从，至少也可以不让他们闹得太过分。”

被这事折腾得疲惫不堪的爱德华急切地听妻子往下说。

“亲爱的，要是布兰顿夫人邀请他们到德拉福庄园的舞会上去演奏，他们是不会拒绝的吧？你想，有玛丽安的到场，还有他们对音乐的那份痴迷；就算我们这儿的乐师的水准不及她常邀请的埃克塞特乐队^①，我想她也会帮我们这个忙的。这样的社交活动——在庄园府第度过夜晚，还有我那个殷勤和蔼的妹妹的到场，我保证——准能使他们心平气和，使他们的音乐连同他们的脾气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和谐。”

她的丈夫默默地笑了。让他那位漂亮的小姨子来平息两位乐师的争执，这主意真妙。

“亲爱的，”他笑着说，“如果再让上校和布兰顿夫人亲自去农夫们

① 埃克塞特为德文郡的首府。

的家向孩子们分发礼物，那可是为教区的慈善事业做了件大好事呢。”

这场谈话使他俩都感到非常的舒心；爱德华为唱诗班能恢复往日的平静而愉快，埃莉诺为能替丈夫排忧解难而欣慰。

第 三 章

那么玛丽安，三姐妹中的老二，那位注定要在花季岁月就去体会一番糊里糊涂的浪漫幻想会怎样把她引入歧途的小姐，现在又是怎样个情形呢？在当上了德拉福庄园的女主人后，她又凭着地产的短期保有权利而成了毗邻的多塞特村的女庇护人。

我们已经了解了达什伍德·玛丽安小姐怎样从三年前的那场大病中重又令人惊喜地振作了起来。她没有屈服于厄运，也不甘从此过那种孤独、修行般的生活，除了母亲和妹妹外不再对任何人开启她的爱心；相反，她选择了另一条路，那就是正视自己的过失，改变以前的生活道路。我们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她打定主意要向姐姐埃莉诺看齐，在社交场合表现出淑女的形象。当她成为德拉福庄园的约翰·布兰顿上校的妻子后，她那高贵的身份更需要她这么做了。

也许有一点是人们以前所没有充分意识到的，那就是玛丽安无法把那段因与花花公子约翰·威洛比的不慎相处而险遭厄运的经历轻易地从心中抹去。尽管她现在真心诚意地在为过去干的蠢事而后悔，但实际上，这位感情丰富的年轻人至今没弄清她之所以会受挫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令人高兴的是，她还是像以往一样充满激情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中。由于她重新找回了生活的目标，她的热情又得以在教区的事务中发挥出它的魅力和作用，这对布兰顿夫人来说是多么的幸运啊。

才不过二十岁的年纪，但约翰·布兰顿夫人已经很受人瞩目了。在晴朗的早晨，瞧着她体态优雅、神采奕奕地向农舍走去，在村民中显得那样从容自在，不管是向教友们问寒问暖还是向孩子们分发小甜饼，

都叫人感到年轻的布兰顿夫人和她现在的地位是何等的相配。人们很快就欣然接受这样一位女主人，对她备加喜爱，这是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惊异的。

还有一点，那就是她对布兰顿上校的影响力。布兰顿上校曾是个极易受生活中邪恶东西引诱的人。瞧瞧他的过去，我们可以发现他生活中的每一步都清楚地记录着他深深的失望。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无精打彩，哪怕只是玩一小会儿，在他也是很勉强的事，他让朋友们看重的是他刚强的性格，而不是他的风趣。可怜的布兰顿，人们取笑说他是一个“人人都说好，就是没人疼”的家伙。

然而，就在他的心上人决定报答他的忠诚后不久，上校便实现了他人生旅途的转折。忧郁的表情奇迹般地从他脸上消失了。玛丽安的激情在丈夫身上引起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外表上——他比以前更高大更有威势——而且他的精神状态和举手投足也变得富有生气了。靠着妻子那份始终不渝的爱心，上校看上去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确实，玛丽安使他的性格也开朗了许多，就连他爱穿法兰绒背心的习惯也成了他们结合后最早改掉的癖好。

玛丽安会把那些促成他们结合的不寻常的经历讲给凡是感兴趣的朋友们听。她有声有色的讲述——还是那么口无遮拦——显得她那么精力旺盛。

“是的，我不想否认，”她常常这样辩解道，黝黑的脸上闪着光彩，“当我第一次遇见我亲爱的丈夫时，他的矜持实在叫人感到乏味。但这只是第一面的印象，后来我就渐渐发现了他沉默后面所蕴藏的力量，发现了他高雅的情趣以及形成他富有理智的性质的种种优点。我很快就注意到，善于观察的母亲对他这些品行是持赞许态度的。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还有，我对姐姐和姐夫对他的慷慨所表现出来的信任感也不会熟视无睹的。你们都知道，德拉福的那所住宅就是他送给他们的礼物；不仅如此，他还专门找了那一带最好的木匠，把牧师寓所修葺得非常挡风。至于他为我是怎么尽心尽力的我就不便多说了。不久我就对他产生了好感。现在我只感到奇怪他怎么会爱上我的！有谁比得上他的见识之广和游历之丰富？我敢说，他的知识和才华是出类拔萃